

文公經世大訓

禮

人主心術第一
人主學術第二
儲君第三
擇相第四
大臣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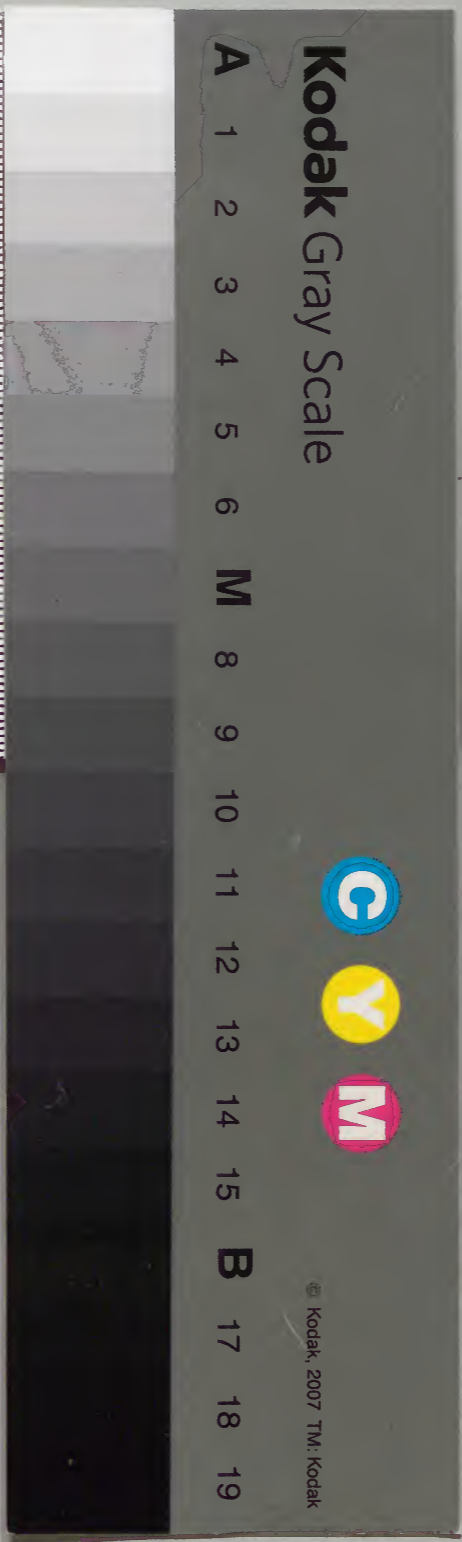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四	七
一七	號
六	册
三	架
一	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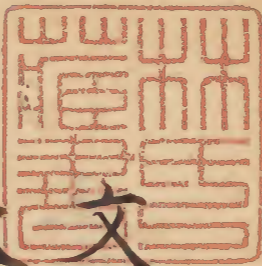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九四	七
一七	號
六	册
三	架
一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17
冊數	6 (1)
函號	298 263

儒家五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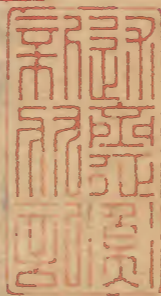
298-263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序

草文庫



天下國家之治莫盛於古昔帝王而帝王之治
 必本於聖賢之學秦漢以降治不古若非帝王
 之治不可復於後世實聖賢之學不復傳於後
 世也宋既南渡文公朱先生出於其間以聖賢
 之學近接周程之傳遠紹堯舜禹湯文武孔孟
 之統窮理極其精深而於天下之大用已備修
 身極其純正而於天下之大本已立其於帝王

盛治特舉而措之耳嘗考先生年譜則幾弱冠已登仕籍自是歷官未嘗通顯然隨權力所及而所以堯舜其君民者則無一毫不竭於心而欲盡見於施措之間雖多沮撓不容自己若其上告人君下語卿相及諭戒門弟子之從仕者則又攄極忠藎剖析幾微使致治本末如指諸掌當時君相果能大用先生而惟其言是從帝王之治端可復見而宋不卒於宋矣然而先生

道大難容進未尺寸而退已尋丈甚至不徒不用其言而擯棄其身禁絕其學放逐其徒帝王之治固不能使之顯設於上聖賢之學又不欲其退講於下嗚呼先生果何人哉當時君相昏暴不仁一至於此尚復何言而宋之民物不被先生之澤先生之學不獲施及一世豈不深可惜哉祐不敏蓋嘗竊讀其書妄窺其道雖未有所得而已見其廣博宏深精切平實用之大者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用之小者雖一事一物之
微亦莫不各得其所顧恐學者未嘗盡讀其書
雖或讀之徒為口耳之資而無體驗擴充之實
則亦豈能真知先生之學體用具備本末兼該
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耶又嘗慮先生之書
如文集語類卷帙浩繁學者猝難檢閱而二書
之中雜論治道可以類相從者自宋迄今未見
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况先生之道雖不用於當

時而遺書幸存實後世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誦
習師法用臻至理庶幾斯世斯民蒙被先生之
澤此經世大訓所以編也

正德甲戌夏四月戊申後學鄱陽余祐序

序終

嘉靖元年河
南按察司刊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錄

卷一

人主心術第一 六條

人主學術第二 七條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 三條

卷二

擇相第四 四條

用人附 三十條

大臣第五 二十九條

卷三

諫奏第六 三十條

監司守令第七 二十一條 衆職馭吏附 十二條

卷四

學校第八 四十條

史館第九 十三條

卷五

科舉第十 五十四條

薦舉第十一 十六條

卷六

紀綱風俗第十二 十六條

官制第十三 二十一條

法制第十四 十九條

卷七

禮制上第十五 四十三條

卷八

禮制下第十六 四十八條

樂制第十七 四十五條

曆數第十八 十二條

卷九

農田第十九 十七條

經界第二十 十三條

卷十

賦稅第二十一 三十三條

卷十一

財用第二十二 十六條 儲積附 二條

工作第二十三 七條

岳後第二十四 五條

卷十二

按劾第二十五 十二條

辭免第二十六 三十一條

卷十三

刑罰第二十七 三十三條

獄訟第二十八 七條

選將第二十九 十三條

兵制第三十 二十八條 屯田附 三條

卷十四

荒政第三十一 三十九條

卷十五

盜賊第三十二 十一條

夷狄第三十三 八條

灾異第三十四 九條

異端涵祠第三十五 八條

卷十六

雜類第三十六 九十九條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目錄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

- 一經世大訓主於文公一人之言故雖二程子道德隆盛其論治之意又與文公不殊但其條目簡畧合之文公詳畧大不相倫今皆不復編入非有取舍於其間也
- 一治道大綱大目文公之論詳盡無遺其或一政一事節目之小有所未備文公論未之及此書無從編入
- 一是書編集專取文集語類二書他如四書集註等書雖載文公論治之言學者時常誦習不復收入
- 一是書編集其間事目各分門類故於文公封事奏狀書劄序記等項全篇之中不免采摛一節一段依類編載非故

破碎支離全文之旨

一是書欲便初學及衆人檢覽故皆摘取文集語類要切之語若夫博雅君子固當求之文公全書通篇玩誦尤見語意圓融指趣明盡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凡例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

人主心術第一六條

後學余祐編集

戊申封事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

有克已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
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
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
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
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
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
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
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
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
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
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一無過不及之差
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
非天理之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

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
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
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
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
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
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
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
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
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
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
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

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
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
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
而得其正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
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
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
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
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
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

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
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
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
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臣竊見周禮天
家冢宰一篇乃

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
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
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
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
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又已不
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

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
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
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
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後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
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
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爲姦
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
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于夷狄傳
于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
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

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
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
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
既皆不蒙聽納甚者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蓋
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乖咎以致所言他
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亦
以過失之萌人所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
熟見間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秋雪時時有之
人雖不以爲異然此豈有常之理哉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
今日猶復論此人所諱言而厭道之事雖幸未蒙誅斥而亦
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思之必使陛下聽踈遠之言而逐其
平日深所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至其內財
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謹而行之天下幸甚
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

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

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抃與此人專為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指意而喻軍中等第論薦以欺陛下實將帥之牙僧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鄂帥剝之事亦是此人人內外營挾遂致罪人漏網言者被罪中外至今為之不平既而又有匿名揭榜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遣大偏足為聖攻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復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握重兵或在周廬肘腋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姦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聖靈

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履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粉澤倚市門以求食也然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伏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

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
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
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
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
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
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
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
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
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
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

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克其大而自為割裂
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

哉

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門顧

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
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間正大光明直與堯舜
之心如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
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
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

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村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
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
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

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具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心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

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知其爲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知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再此具奏伏乞聖照

延和奏劄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
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
恢復土疆爲已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
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
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
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
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
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
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復而思之
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

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嘗不能克
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嘗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克
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
是非得失之機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
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
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
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
之讐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
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

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爲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爲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也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

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貴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辯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

朱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
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
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
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
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
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
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
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
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
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必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孔子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
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
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
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生而莫克有
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
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

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
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
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
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
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
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
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
閑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
詔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
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

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
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
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
意焉則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
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途判矣蓋天理
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
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
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
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與魏元履書今日正惧狐鼠之妖蠹蝕君心此爲本根之禍不
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無自而立賢者無由而見任直
言無由而上聞矣

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
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人主學術第二七條

壬午封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
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

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
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
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
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
然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明之資而躋
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
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
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
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

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矣雖有聰明睿
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
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
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
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
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克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克舜所
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
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
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
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

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願近世大儒
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門遺書學者所
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
攘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
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克擴務於至精至一之
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
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
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兼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
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
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

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此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癸未垂拱奏劄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修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

之耳此之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焉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内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

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期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
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
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
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
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
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
無之過也臣慙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下清閑之燕博訪
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
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

當爲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
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
正於以修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
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
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
萬世之幸

行宮便殿奏劄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
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爲急先之務蓋將
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

多以為博聞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
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
雖嘗挾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
况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
問之力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
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
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稟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
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
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
其所以學者初非記誦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

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
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
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
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
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
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
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
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
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

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背
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
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
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
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
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
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
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
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
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

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
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
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
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
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
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
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
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况能反
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
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
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
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
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
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常帶
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
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
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嘆今者
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
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面輒以爲獻伏惟聖

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
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
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
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
強盲聾扶曳跛躄以汚近侍之列而爲盛世之羞哉

氣進德劄子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
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克舜性
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
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
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

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
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
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
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
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
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
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
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
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
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

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修身立志
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
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
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
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路略
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
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聰明日
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
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

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它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

云看小兒子讀書凡二三百遍更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聰明試文字有不如法者舉官必被責

須得人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

儲君第三 二條 宗室附 三條

戊申封事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傳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惟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踈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夫免於踈畧因是亦以是為當然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傅良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

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陰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竒衣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游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

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夫王府則宜稍
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
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負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
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畧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
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乎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
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頌倒羅
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
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臣伏見比者
聖詔令皇太

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
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脩德
况今皇太子育德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待習
而無不矣獨恐正心脩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

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
竊論輔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
已伏乞
聖照

已酉擬上封事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
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
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
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
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
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

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克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
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第博聞有
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
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
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
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
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
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畧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
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
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傅

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
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
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
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
具踈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
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
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
是起於民間也

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
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初立此條止爲貧窮全無生
活計者那曾要得恁地泛及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一
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頗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
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今所以已有一二
州郡倒了緣宗室請受浩瀨直是孤遺多且如一人有十子
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
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
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詣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
伯叔兄弟爲官者反行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
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
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
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
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土地而王之其王之子
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
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
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一終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二

後學余祐編集

擇相第四

四條

用人附

三十條

戊申封事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弗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貴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

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畧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謚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

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

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
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
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
已酉擬上封事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
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
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
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
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國
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
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膏官鬻獄使政體日

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
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
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
得自重之士而吾之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
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
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
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罰臧否之柄常
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
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
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
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
甚

壬午封事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
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
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
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
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
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
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

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
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
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
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
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
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
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
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
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
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克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

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黷闇
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勝眩瞽又將有
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常選
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
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
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
承順不違之人以克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
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
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
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

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
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
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
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
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
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史
猾僮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
下未反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
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

之勢曰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奸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克塞貨賄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

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且如朝廷之上辨別君子小人君子則進之小人則去之此便是正當底道理今人不去理會此却說小人亦不可盡去須放他一路不爾反能害人自古固有以此而濟事者但終非可常行之理若是君子小人常常並進則豈可也

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些小無狀處

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某看來天下事須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

戴少望云洪景廬揚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戴曰信而後諫意欲委曲以濟事

曰是枉尺直尋而可爲也

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豈能使之無邪

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寬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

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啓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在宵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閩宰方叔珪以書來稱本朝人物甚盛而功業不及於漢唐只緣是要去小人先生曰是何等議論小人如何不去得自是不可合之物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觀仁宗用韓范富諸公是甚次第只爲小人所害及韓富再當國前日事都忘了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着經念佛緣是小人在傍故耳若謂小人不可去則舜當時去四凶是錯了可學問方君意謂不與小人競則身安可以做事曰不去小人如何身得安劉晦

伯云有人說泰卦內君子外小人爲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道消乃是變爲君子曰亦有此理聖人亦有容小人處又是一截事且當看正當處小人變爲君子固好只是不能得如此可學云小人譖君子須加以朋黨叛逆曰如此則一網可打盡雖是如此然君子亦不可過當如元祐諸公行蔡新州事却不是渠固有罪然以作詩行重責大不可然當元祐時只行遣渠一人至紹聖則禍甚酷以此觀君子之於小人未能及其毫毛而小人之於君子其禍常大安可不去

小人不可與君子同處於朝昔曾布當建中靖國初專欲涵養

許多小人漸漸被其得志一時諸君子皆爲其所陷要之要出來做時小人若未可卒去亦須與分明開說是非善惡使彼依自家話時却以事付之若分明與說是非不依自家話時自家只得去了如何含含糊糊我也做些他也做些都不與問那箇是是那箇是非久之未有不爲其所勝若與說得是非通透了他也自要做好人他若既知得是非又自要做好人這須旋旋安頓與在外好差使吾人也無許多智巧對副他兼是才做一事自家便把許多精神智巧對副他自家心術已自壞了明道先生若大用雖是可以變化得小人然亦須與明辨是非舜去四凶孔子誅少正卯當初也須與他說

是非到得他自恃其高不依聖人說話只得去了

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蒂時便要丟他適為所害這裏須斟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大家都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如葉夢得字文虛中二入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脩身為先其言之辨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若

逢治世他擇利而行知爲君子之爲美亦必知所趨向治世之才亦那得箇箇是好人但是好人多自是相夾持在裏面不敢爲非耳

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温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

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嘉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伊尹之耕於莘也傳說之築於傅巖也太公之釣於渭濱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明其

在已者而已矣及其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

古時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簿尉之類乃邑宰之士節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齊都截了盡教做一門入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歎息久之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况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已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天下人不成盡廢之使不得從政只當講學庶得人漸有好者庶有可以為天下之理

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小庸曲謹底不同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

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今日人才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

今日人才之衰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閑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說這人圓熟
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
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
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

今有一筆資質好底人忠信篤實却於道理上未甚通曉又有
一樣資質淺薄底人却自會曉得道理這須是還資質忠厚
底人做重始得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有感情慷慨者惟於趙
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逮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
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
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注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
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至為飢
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徃徃皆是此時
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子一人聖人見得意思
直是如此

李伯紀丞相為宣撫使時幕下賓客盡一時之秀胡德輝何

晉之翁士特諸人皆有文名德輝尤蒙特顧諸將每有稟議正紛拏辨說之際諸公必厲聲曰且聽大丞相處分諸將遂無語者來文士也是誤人蓋真箇能者未必能言文士雖未必能却又口中說得筆下寫得真足以動人聞聽多至敗事者此也

大臣第五 二十九條

與趙尚書書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閑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

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者不得不因事揀正若其它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唯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畧與脩整則熹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坐消奔馳僞冒請囑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請也今所規畫皆是創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脩整乎又况教官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知所以

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踈闊之策而使旁觀者
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
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定言所深慮者尚書人望之重本所
拳拳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
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
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
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
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
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
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

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
耳

與趙尚書書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
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爲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
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寘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
至於當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成也今日
明公之立朝不爲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
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喜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
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睢盱偵伺以希寸進之流
未有以職脩事舉爲衆所稱以爲當舉而得之者也而况於

其學行蘊蓄真有以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於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熹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艱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熹雖至愚猶竊爲明公慮之

賀陳丞相書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

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而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

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
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及復思慮
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
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
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
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陳公別紙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瀆鈞聽然似頗
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
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具

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後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
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
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
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
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
體之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
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
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

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
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
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
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
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
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
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又曰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
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
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

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
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
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
之

答梁丞相書熹伏讀賜教盛德不居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心
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而熹以妄庸受
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豈能恣然自閉一無所進以
效其尺寸之愚哉但以正此退藏不當出位是以於政體之
是非人材之邪正一毫不敢有所陳說而獨請以王通所謂
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之其言雖近其指則

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焉廣引人材勤攻已缺使凡政事
之出於我者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
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多亦足以害
吾之大正使吾至大至剛之氣日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
日有所損於外是則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
正君定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而虜
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熹也受賜多矣

與周丞相劄子伏惟深以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
之使由中及外自近而遠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其
問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爲固位之術牢籠

媚嫉以爲植黨之計則固前人之所以自敗而丞相平日所
非矣無所待於愚言然熹之惓惓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
蹈其轍也

與劉共甫書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機交急之慮然大根大本
屢被群小壞得八九分上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
痛兄與陳公素百物望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爲宰相然實斷
國論若只似常人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
逐之則非惟大夫人望墮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
意邪亦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長沙時未覩近詔但
已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以

爲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藍寺偶復感此
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萬一欲作陳
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達此懷足矣何以
書爲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爲其大者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
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
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
果相念當且徐之不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爲不利
俟兩公有成則彈冠群彥之後殊未爲晚某許多年過了豈
計此年歲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
極陳胸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大甚處恐却悞兩公協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爲身亦以爲親
爲二公爲國計也千萬幸答

與陳侍郎書喜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
而實易爲力揅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
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
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
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
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
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
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

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
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
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
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
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
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
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
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讀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
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
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

這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
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
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
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禮
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
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
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
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
義父子之思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

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
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
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
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
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
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
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
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
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

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
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
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喜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
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
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
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
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
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
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
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

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
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
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鳴雄者
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
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
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
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
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
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

於危立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
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
亂亡之輟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
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于格
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
之貴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
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
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
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

與留丞相書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

通病誠上之人所當察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徃徃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喜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子奪者未能有以服夫

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于犯之勢亟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象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矣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

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
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
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
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
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
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
之爲黨其亦誤矣

與留丞相書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
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
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况居

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
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
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
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
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
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
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
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
哉此猶姑以均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踈新舊之情本自
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群

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
織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
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
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跬
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
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
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
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
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已則便一眴目而群吠四起使來者
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尚何

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
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尚書王著孫司業之遂
去而不留袁温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誰實爲之也哉以愚
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
不自其原未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
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喜獨
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
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
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
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

序而爲也如其不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
是以燾竊危之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
高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
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
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亟圖之
則不唯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

與史太保書喜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際隆洽蓋自祖宗盛時
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
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
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

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明良
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
宁側席有識寒心燾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
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永無報效
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諒多聞
之士曲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
遇慰答群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
亦有意乎

與留丞相書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
不自失爲貴

宰相只是一个進賢退不肖若著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
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
明則能識得那箇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纔盡做宰相之
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直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
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材之衆可人人牢籠之
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
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久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
然退聽不容他出來也今之爲相者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
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然只是
牢籠人住在那裏今日一見明日一請或任半年周歲或任

數月必不得已而後與之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令我
得好差遣而去賢愚同滯舉世以爲當然有一人焉略欲分
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已得以免應接之煩稍留
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問先生前日曾論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
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
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
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公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
故振作士夫之功爲多問范文正公作百官圖以獻其意如
何曰它只說如此遷轉即是公如此遷轉即是私呂許公當

國有無故躡等用人處故范公進此圖於仁宗因舉詩云誨
爾序爵人主此事亦不可不知假如有人已做侍御史宰相
驟擢作侍從雖官品高然侍御史却緊要爲人主者便須知
把他擢作侍從如何不把做諫議大夫之類
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
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
也須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周禮天官蕪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
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
者宰相之任如此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方可子細說得如今莫說教宰執坐奏對
之時頃刻即退文字懷於袖間只說得幾句便將文字對上
宣讀過那得子細指點且說無坐位也須有箇案子令開展
在上指畫利害上亦知得子細今頃刻便退君臣如何得同
心理會事六朝時尚有對案畫勅之語若有一案猶使大臣
畧憑倚細說

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
問文帝問陳平錢谷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
或以爲錢谷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
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

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谷何患
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
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陳
平之意亦猶是耳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者之職爾知人則
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本朝韓魏公爲相或謂公
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
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自今觀之要說他自不
識安能知歐陽永叔得但他偶然自知亦柰何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
委曲作个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行他那法度後
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
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
有去而已如富公直截自用已意則不可也

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
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
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
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處不甚謹密此
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

公皆不及只可惜太麓耳

張魏公被召入相議北征某時亦被召辭歸嘗見欽夫與說若相公誠欲出做則當請旨盡以其事付已拔擢英雄智謀之士一任諸已然後可爲若欲與湯進之同做決定做不成後來果如此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有此心否因給舍繳駁事而大臣無所可否云昔梁叔子將爲執政時曾語劉樞云某若當地頭有文字從中出不當者如何也須說教住了始得後梁已大用而文字自中出者初不聞有甚執奏劉樞深恠其事後見錢某因事說及丞相煞有力中出文

字日日有之丞相每每袖回而後已自今觀之又不見此趙幾道云本朝宰相但一味度量而已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固好又須發強剛毅足以有執則得

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來回班亦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見陳魏公湯進之爲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今則不勝其多爲宰相者每日只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之也是會做嚴毅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

宰相答人書剗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
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爲例其有不然者便群起非之矣
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觀朝政
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
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籠喻終無所益若光
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
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
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

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奢蘭奢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
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文公先生經世大訓卷二終

